

# 紅藍兒女在滿地可

林英豪 (1939 鵬社)

滿地可 (Montreal) 亦稱蒙特利爾) 乃加國第二大城市，亦是流行法語大城市之一，有「小巴黎」之稱。城市設計集「古典」與「現代」風格，市容整潔美麗，名勝甚多，位於加國東部魁北克 (Quebec) 省內為加國旅遊重點之一，世界各地旅行社均有詳細報導，筆者此次舊地重遊，為訪問當地同學，冀彼此加強聯系，組成同學會。

本年七月十二日，筆者由多倫多乘灰狗巴士專車赴滿地可，車行七句鐘到達，蒙傑社鄭永懋、麥美寶伉儷前來迎接，當晚並在唐人街君悅酒家設晚膳款待，並邀請葉惠恒兄家作陪，盛情可紀，翌日便展開連串活動。今謹將會晤當地同學並簡述近況。

## 紅藍雜文集

葉惠恒 (1943 鋒社) 及女兒葉延賢 (英社) 早年由香港移居滿市。葉同學夫婦並在當地城西華人浸信會事奉多年。

關頤彥 (1952 偉社) 在麥肯洛 (McGill) 大學畢業後，曾赴國內及馬來西亞各大城市服務有關水利工程方面。近年退休後在滿市華人社區內甚為活躍，並在多個社團任義務工作。

陳敏娜 (1955 忠社) 著名兒科醫生，與夫婿葉嘉林博士 (麥大電機工程系教授，已故) 同在當地學術界享譽多年。陳同學退休後仍在多個社團擔任義務工作，甚獲當地人士敬重，亦在城西浸信會事奉。

鄭永懋、麥美寶 (1977 傑社) 同在麥大畢業，鄭同學在電力工程方面發展，麥同學除獲 MBA 外，曾在美國攻讀營養師執照，轉在銀行界發展，常「出差」赴加國大城市作業務上交流，兩人同為城西浸信會會友。

梁華昌 (1977 傑社) 亦在麥大畢業。從事電腦行業，筆者滿市時，梁同學返港渡假，故未謀面。

滿市培正同學人數不多，平日聯系不易，筆者與關頤彥同學相會多次，關同學熱心社團服務，對聯絡培正同學更具熱忱。應允盡力聯絡當地同學，定期聚首一堂，盼早日組成同學會。紅藍兒女一家親也。

筆者旅滿地可六日，蒙各同學分別借遊各名勝，款待有加，心存感謝。亦見紅藍精神之表現也。

培正培正何光榮，教育生涯滄淡營。培後進兮其素志，正軌道兮樹風聲。萬千氣象方蓬勃，鼓鑄羣才備請纓。愛我培正謀謀遠，永為真理之干城 (重句)。

風，時光好學年終休業得從容。兄弟勿，別師友東山東天倫樂融融。臨別贈言表寸衷：毋自荒嬉廢其功，毋自菲薄苟其工。再相逢。

是學好英文的方法是，因有實效，同學們都樂於採用。

Pui Ching will shine to-night, Pui Ching will shine. Pui Ching will shine to-night, Pui Ching will shine. Pui Ching will shine to-night, Pui Ching will shine. Pui Ching will shine to-night, Pui Ching will shine.

一九三八年抗戰期間，培正遷校澳門。國文老師戴煥文撰詞，音樂老師蕭文譜曲，寫成《培正警社社歌》。此歌分前後兩部份，前部勉勵學生「勤學」，後部號召學生「愛國」。由於切合時代要求，因此對全校學生也有普遍意義。當時在音樂課作為教材教唱。

筆者於六十五年前在培正畢業，唱起幾首和培正史實有關的詩歌，往往掀起對母校的回憶，也許是歡樂的時光，或者是流離的歲月，在下面作簡單的敘述。

一.《培正校歌》  
校歌歌詞是國文老師李竹候先生作的七言詩，共有三節，向來祇唱第一節。歌譜是荷蘭國歌舊譜。由於歌詞是古體文體，唱校歌時會流於「念口簧」，對涵義或會不求甚解。現以白話文試解釋，以便瞭解其意義。

二.《休業歌》  
三十年代，培正初小、高小、女校於學年結束時舉行散學典禮，散會前全體高唱《休業歌》。歌詞是初小國文老師張百英先生撰寫。

三.《培正紅藍校旗歌》  
在校內及校際體育運動會上，當母校獲得運動項目優勝名次時，啦啦隊、學生集體高唱校旗歌，以鼓舞士氣。

四.《Pui Ching will shine to-night (培正今晚發光)》 (意譯)  
校內及校際體育運動會頒獎儀式常在晚間進行。培正優勝項目領獎時，高唱此歌祝賀。英文老師認為歌唱背誦英文歌曲

一.《培正校歌》  
校歌歌詞是國文老師李竹候先生作的七言詩，共有三節，向來祇唱第一節。歌譜是荷蘭國歌舊譜。由於歌詞是古體文體，唱校歌時會流於「念口簧」，對涵義或會不求甚解。現以白話文試解釋，以便瞭解其意義。

二.《休業歌》  
三十年代，培正初小、高小、女校於學年結束時舉行散學典禮，散會前全體高唱《休業歌》。歌詞是初小國文老師張百英先生撰寫。

三.《培正紅藍校旗歌》  
在校內及校際體育運動會上，當母校獲得運動項目優勝名次時，啦啦隊、學生集體高唱校旗歌，以鼓舞士氣。

四.《Pui Ching will shine to-night (培正今晚發光)》 (意譯)  
校內及校際體育運動會頒獎儀式常在晚間進行。培正優勝項目領獎時，高唱此歌祝賀。英文老師認為歌唱背誦英文歌曲

五.《鶴城打油詩》  
一九三七年抗戰期間，培正遷校鶴城。教務主任林瑞銘先生以當時學校離亂情況，賦打油詩為記。

六.《培正警社社歌》  
一九三八年抗戰期間，培正遷校澳門。國文老師戴煥文撰詞，音樂老師蕭文譜曲，寫成《培正警社社歌》。此歌分前後兩部份，前部勉勵學生「勤學」，後部號召學生「愛國」。由於切合時代要求，因此對全校學生也有普遍意義。當時在音樂課作為教材教唱。

七.《遊水爬山到處遊，蚊香燈盞蛀書蟲。消愁日夜開棋局，花生黃酒散幾

八.《半天下風吹屎，鋪仔街邊食到空。課餘上演街頭劇，今日村西明日東。

九.《不學好英文的方法是，因有實效，同學們都樂於採用。

十.《如今倭奴正猖狂，不容傍徨，及時如磨鍊，準備試鋒芒。莫道團體小，三戶曾經使秦亡。匹夫與亡責，我輩不可忘。把祖國莫立，鞏固如磐石，安定似芭桑。

## 培正詩歌

警社王鑄豪

# 紅藍軼事

前言

多年前，百老匯出了一大受歡迎欣賞的名歌舞話劇，後來好萊塢把它上了電影。其中一曲的歌詞：「日出日落，年歲速逝，一季跟隨另一季，……」，可惜沒能記得完全的歌詞，那劇名是《提琴手在屋頂上》(Fiddler On The Roof)。

去年(2004)是昭社離校六十年的鑽禧，目前我和紹尹都已踏進八十了，十年前是「七十古來稀」，那麼八十應是甚麼？「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便如飛而去。」：舊約聖經詩篇第九十篇第十節

紹尹和我都是從小學讀上來的，也都在校務處前做過托槍「守衛」的任務。抗戰前我們讀高小時都從校園的後門出入，那時校園後門的東南邊多是空地。他住達道路，出門向西北望可見胡漢民公館的側和後；我住新河浦四橫路，出門向東望

可見到胡公館的前邊。回校園就可從四橫路向北行經過培正學生青年會辦的平民義學教室和一小籃球場，培正游泳池和水塔，鄭樂生先生住家，繼續北行便到校園的後門，只是那些日子他和我很少一同玩，直到抗戰期間在澳校盧家花園一同玩樂後才開始有深一層的認識。

抗戰勝利後各奔前程很少來往，雖然在嶺南康樂校園，美中芝城和紐約市遇見，但都是「擦肩而過」。一九八四年春天收到他的電話問我會不會回去參加離校四十周年的社慶！這樣我們才在廣州的中國大酒店重聚。一九九四昭社金禧在三藩市和次年溫高華之行我們都合伙參加。

他和我退休後常用電話保持聯絡，也許沒有一煲電話粥，但都談了很多往事，特別是童年和少年時代從不同角度記得的往事。談了而記下來和一些校友、校友、學長分享覺得有點可惜，乃成為此「雜憶」的引導。當寫「……一夕話」

後又覺得很多同學可能尚留下紹尹當年在校時給人的印象乃請他提供其學歷和工作履歷以便在此向各友好介紹。

1947年，馮棠先生在美國為母校籌款曾來過芝城數次，最後一次是他啟程回國旅館準備搭火車往西岸然後坐船回港。當他搭車那天下午我到旅館向他話別，看他打點行李，他說：「亞英，俾心機讀書喇！」他留下融社和鵬社同學錄各一本。前者只有名字，三十多年前在培正同學通訊中看到該位學長的地址乃把它寄上。雖然沒有回信但也沒有打回頭，總算「物歸原主」。2005年初我徵求林英豪兄的意見如何處置這本鵬社同學錄，他提議把它寄廣州鵬社同學楊社堯學兄，在未寄出前，我複印一些圖片和文字留為紀念。楊學兄收到該同學錄後曾有來信謂得收了。

所以，一些校舍照片和「黃校長逝世特輯」等是來自這本鵬社同學錄，相信沒有其他培正刊物曾有類似的報導，故特別把它納入此「雜憶」。

黃校長去世時，昭社分別在澳門和港分入讀初中一年級。1939年十一月母校在澳門盧家花園舉行50周年校慶，照片是我的收藏，文字說明是現住三藩市東北的毓社區東學兄之手筆。那年是毓社高中三年級。區東學兄任學生自治會會長，參加籌備校慶工作故尚清楚地記得很多細節。

父親於1957年「大鳴大放」時離廣州經過中山縣的關圍返回澳門盧家花園校園得韓一英師的款待然後過港得林子豐校長和何宗頤師的幫助在港校和浸會學院工作，在那裏度過母校的70周年紀念。他於1962年移民來美。很多照片是他的收藏。

「我的大半生」是社友再華的二兄觀華給我的並來信謂：「授權你可以自己複印，分送給有興趣的培正同學或同學。」乃把它加入此「雜憶」；相信會引起一些共鳴。

當年培正和華僑有密切的關係，很多曾把在海外誕生的子弟送回來「讀唐書」，故學校特別設立華僑班。曾任校長的李錦

綸博士便是紐約華僑，在此奉上兩篇有關他的報導，一篇是來自丘啟超同學收藏的錄社離校四十周年特刊。

二舅林恩榮(1922)和舅母林鍾敏超(1930)離世後留下一本1923年級的同學錄，一封1923年級吳耀明於1927年七月七日從Waco, Texas結當時在墨京的二舅信和其他照片，相信該同學錄是他送給二舅的，乃選了一些圖文複印於此。Waco, Texas是和培正有深遠關係的浸信會辦的 Baylor 大學所在地。2005年5月我曾到該處參加外孫女的畢業禮可惜時間無多沒有機會看看它的舊校園藉以懷念母校前人在此求學的過去。

退休後我學用電腦打字，特別是中文，自知自己的中文程度差，很多字都已忘記怎樣寫和用了。而我這套軟件好講不好聽是「雜種」——利用英文的視窗和中文的「雙橋」，有些字，不知何故顯現不出來需用手寫！請見諒！

莫權英  
2005年(舊曆)涼秋9月於芝城西的橡園鎮\*  
\* 這鎮有一小公

園，園內豎立刻有如文字的細小紀念碑。  
1898-1902  
In Memory of  
The Men Who Served  
In The Spanish American War  
Boxer Uprising In China  
Erected 1928  
Oak Park Camp No. 80  
United Spanish War Veterans

黃啟明和鄭樂生夜訪陳子木  
這是在抗戰前，大概是1935-1936年間陳濟棠下野前在廣州東山的故事。陳子木先生是我昭社同學紹尹的尊翁。  
黃啟明和鄭樂生分別為當年的「私立培正中學校」校長和總務主任，陳子木先生那時是廣東省銀行的顧問／董事和黃校長相識多年。  
1932年校內的澳州華僑紀念堂宿舍落成後，黃校長繼續發展培正和東山校園。1933年開辦香港分校，東山高小新課室落成，初小禮堂加蓋一層並重建屋頂倒塌了的飯堂。1934年是建校四十五周年。1935年，原是一警察區所的廣州西關分校校舍因不適用而需要拆除改建同時東山母校在美洲堂對面的空

## 紅藍軼事·(1) 「教育生涯慘淡營」

地開始建一座三層的圖書館，加上校務開支等等，而且海外，特別是美洲華僑所認捐的款項因為世界經濟不景氣而缺收使學校財政現款形勢吃緊，黃校長乃不得不另找財源，於是聯同鄭先生在一个晚上造訪陳子木先生。

那時，陳先生剛遷進他建於東山達道路的新居所，位於珠江河邊，東和北邊不是空地就是水稻田，正是一「風涼水冷」的新開地區。當時廣州市的電力有限，沒有明亮的街燈可言！校長和陳先生商量後得到廣東省銀行借得無利息二十萬元毫券作為支付教職員薪金，建築商的費用等。毫券是陳濟棠主粵時由廣東省銀行印發的紙幣。

1937年抗戰軍興，母校遷鶴山；翌年搬澳門。一天黃校長在





九龍過海，在船上碰巧遇見陳子木先生乃談論付還年前廣東省銀行所貸的款項，於是在港上岸後同到雪廠街廣東省銀行香港分行見行長歐陽萬里先生，起初歐陽行長不願收已經貶了值的毫卷，陳先生話那不合理，借甚麼就應還甚麼呀！結果黃校長得用毫券把母校這一筆債還了。

### 紅藍軼事：(11) 廣州東山培正的「芳園」

這是在抗戰前，大概是1935-1936年間陳濟棠下野後的故事。靠近於培正大操場西南角的「芳園」原是陳銘樞先生的物業，他和蔡廷鍇等十九路軍人員於1932年「一二八」在上海和日本打了個平手後南返，於1933年到福建後意欲聯同當時在江西的共產黨反對蔣介石和南京政府對敵不果。

個多月後黃啟明校長便因盲腸炎去世。：這是紹尹同學近日在電話中對筆者談及，也是多年前陳子木先生在紐約對紹尹口述的往事。

莫權英 (1944) 昭社澳校) 二零零四年秋天 \*廣東省銀行有別於廣東銀行，前者是省立的官方機關有發行貨幣的權力，後者是宋子文創辦的私立銀行。

在這樣情況下，陳銘樞先生乃把「芳園」出售，只是無人問津！然而時間無多，蔣介石快會南下廣州！於是陳子木先生乃向陳銘樞提議把芳園送給培正！：這是紹尹同學數年前對筆者談及，也是多年前陳子木先生在紐約對紹尹口述的往事。

正如校歌中的一句「萬千氣象方蓬物」，精確地反映當年「私立培正中學校」在上世紀1930年代直到1937抗戰發生前，在廣州東山的發展情況。抗戰前，1930年代中期，在黃啟明校長領導下，校方計劃發展「培正大學」，在母校校園的東南，珠江上的海深沙買得一片地為建立大學之用，校方如何買到這片地真是碰巧的。

### 紅藍軼事：(12) 購買海深沙地

村人數代的爭論。陳先生購買得該地後乃出資建堤岸，開馬路等等的基礎建設，把沿岸的馬路命為達道路，然後向北發展興建和達道路平行的達道一路、達道二路：等。

不久之後，寺貝底村人再見陳先生話還有段地在海深沙和二沙頭，不知陳先生有興趣沒有？這些地都是珠江上的沙灘島，須坐艇才可以到達，交通不方便，所以陳先生沒有甚麼興趣。後來他和黃啟明校長閑談時略略提及這事，黃校長心裏有發展「培正大學」的遠景，乃聯同陳先生和寺貝底村人商議，結果以相當便宜的價錢只購下在海深沙的地。

### 紅藍軼事：(14) 和社友陳紹尹醫生一夕話

那大約是1932年罷，我退休不久後往New Jersey (新澤西) 探望女兒一家，打電話給紹尹問好，他邀請我去他處玩，於是在一星期伍用女兒的一架車踏上高速公路過州界向着他當時住的Coatesville, Pennsylvania去。到了那鎮後給他電話然後他來帶路才安抵他家。(註1)

「當年你和其他同學離澳門入內地，很不捨得！為甚麼需入去？」他聽到後好似有點出乎意料之外，但微笑說：「樂隊(昭社管樂隊)小了隻腳！」(他那時是玩號角「trumpet」的。)然後他解釋了為甚麼。抗戰時期在澳門的年月，紹尹的尊翁和重慶國民政府有聯繫，他家有無線電收音機，在澳門讀了幾年的同學都會記得澳門雖然屬於中立葡萄牙的殖民地，但

各方特務工作是很活躍的。昭社上到高三年時，「風聲」緊了，於是他家人乃分別於黑夜離澳入內地去！這樣，我才明白他當年內地的裏因。(註2)

隨後我就話：「估唔到你會去學醫！」他露出會心的微笑，因為他了解從小學一同讀上來的老同學為甚麼會這樣說。他坦白地話當年在校很明白為甚麼一定需在打鐘前到課室座位不然就當遲到辦！後來對音樂發生興趣後(他在澳門時從一位外籍老師名Mrs處學小提琴，又在昭社管樂隊中玩號角)影響到使他「收心養性」地上課了！

好，準備回國回家去！見到我們後，知道大家都是同樣的處境便取消回家的念頭立心讀書！(註3)

我記得1947年自己的經濟情況也有好轉，因為該年夏天在大舅父和友人合辦的竹園擬學識企權和其他如洗盤碗，掌酒吧，帶位，掌櫃等雜項，有收入來交學費，買書，搭車，看电影：。直到1950在依省理工學院畢業，1948年夏天又能和社友李再華、霍銘銘、馮萬舉遊覽東京。

## 憶芳園

雁社 區次嫻

紀念畢業離校六十周年

## 《一》

昨夜我夢入芳園：  
深院月明人靜。  
畢業前夕剪燭西窗，  
燈花見證我的一點心願，  
天若有情，我們終會重逢，  
參商二星，遙遙肝膽相照。

## 《二》

昨夜我夢入芳園：  
同學風華正茂束裝待發，  
分道揚鑣跨越萬水千山。  
大時代的洪爐驚心動魄，  
上蒼的恩慈如楊枝甘露，  
救贖加添生命的力量。

## 《三》

昨夜我夢入芳園：  
小樓一角挑燈夜讀孜孜不倦，  
窗外月色如水令我流連。  
今晚我踐約而來天上仍是那輪明月，  
只是不知道你能不能來赴約？  
心裡不免掛牽牽牽。

## 《四》

昨夜我夢入芳園：  
愛心是快樂的泉源，  
獸記師長的訓誨，獸記同窗的關懷，  
是方向，是指南，  
春風秋雨，潛移默化。  
你來了！我們等著你，  
你是班中的模範。

## 《五》

昨夜我夢入芳園：  
東山是求學的樂園，  
有草綠風輕的環境，  
有書墨飄香的氣氛。  
美洲堂裡我們蒙受教澤，  
今晚讓我們一同緬懷母校的光輝。

## 《六》

昨夜我夢入芳園：  
繁星滿天，亮麗晶瑩，  
可是殞落的彗星消失了影蹤，  
人間但見點點明滅的遊螢。  
六十年前舊事恍如隔世，  
數滄桑人物還看今宵。

## 《註》

芳園是廣州東山培正中學校園的一幢小洋房，1906年用作女生宿舍。雁社女生是唯一一屆女生在東山美洲堂畢業的。之後培正停止錄取女生，變回全男校。各級女生保送到培道，真光，協和三間女子中學。

## 《轉載自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第六十一期通訊》

## 圖書館漫談

忠社 陳鉅成

1950年，離開石岐進入澳門培正，從此，遠離政治，在澳校自由成長。2002年八月八參加培正匡社和忠社親友旅行團，乘十萬噸郵輪「彗星號」Constellation Celebrity Cruises，前往北歐一行。由倫敦出發，入波羅的海，直至蘇聯聖彼得堡後，再折返倫敦。中途需經若干城市屬不同國家，有如走馬看花，沒有特別印象。只有其中一站，在德國「路斯特」港口Rostock停泊一日。我們特坐火車前往首都柏林，二地距268公里，三小時車程。這一天旅程印象至深！買火車票時，賣票小姐特別提醒，我們一共四人可買團體票，比較經濟。這種為旅客設想，我還生平第一次。德國人辦事認真，遵守紀律，樂於助人，火車到站分秒不差，使我至為敬佩。到柏林後，乘車前往著名的「柏林牆」，該牆把柏林市分割為二。東邊叫東德，蘇聯老大哥佔領。西佔叫西德，由美國人佔領。相片上看見牆高十多呎，牆頂滑不留手。東德人民千方百計破壞，以便可扶手上牆逃走。當年附近東

德地區，警衛森嚴，另加警犬日夜巡邏。凡見爬牆者，格殺勿論。試想想人，就算避開警衛，由牆頂跳入西德，不死亦重傷！今天已拆大部份，仍留下若干，以作憑吊！隨後，我們再前往當年叫「鬼門關」，英文叫「Check Point」，東邊是老大哥控制，西邊是美管區。現在相片看前，沒有甚麼驚險。以前在電影上，也看過不少東德人民逃亡鏡頭，只要衝過馬路，入了美領區，便是逃出「鬼門關」了。途中被捉回，射殺，警犬追逐者，不可勝數。我在該處留連甚久，感慨萬分。想當年幸好及早由石岐順利逃出，不禁衷心感謝上帝！

澳門培正租整個盧家花園運作，得天時地利人和，校務蒸蒸日上，有如日在正中。校園之美，在澳門可謂首屈一指。面假山重疊，曲徑通幽，樹林參天，九曲橋下，荷葉飄香。塘中荷花荷葉，高與人齊。清風徐來，樹上蟬聲，此起彼落。可惜此情此景，俱往矣！

初到澳門，家住渡船街司打口，間要

走讀，須經渡船街、新馬路、白馬行、

大三巴牌坊、高樹街、賈伯樂提督街才能到達學校。後來校方准許走讀生搭「午膳」，真是莫大的「德政」，為我們省去回家往返之苦。飯後回到家去圖書館，所有書本全部開放，看過滿意後才外借。此外，亦陳設大量書報雜誌，以供消遣。負責人許天賜先生，和藹可親，平易近人。我常請問他介紹書看，甚少「托手躄」。他已博覽群書，好看與否，總有答案。像指出那本作者是「鴛鴦蝴蝶派」，（這名稱也是第一次聽到），不宜觀看。許先生啟發了學生的智慧，鼓舞起他們常到圖書館的興趣。春風化雨，用心良苦！好景不常，初中畢業了。校方亦有計劃開辦高中，我也在申請助學金。有一天收到學校寄來「羅保先生助學金」的通知，可免高中一學費的一半。那一份驚喜，實不足為外人道也！及後再知道高中計劃取消，這一份失望，只能望校而興嘆！於是轉學到香港培正，初到貴境，人地生疏，生活的節拍加快了。往返學校每天搭巴士，甚不習慣。尖沙咀渡

海輪上，人人緊張，分秒必爭。上下落船，有如衝鋒陷陣！再也看不見澳門人那種「優哉遊哉」的面孔，那時我特別懷念澳校的日子，可惜這些日子卻永不再來了！美國人常說「Our good old days never come back」。港校圖書館藏書比澳校多，地方亦大數倍。所有書籍，束之高架，可望而不可即。要像澳校如此操作，先看才借，那是「休想」。借書先查目錄，抄下書名及號碼，再呈交管理員。取到書後方知大概內容。頗像祖父時的「盲婚」，非到最後一刻，方知是否龍與鳳！如不滿意，跟手退回。又要捲土重來，查目錄號碼，但上課鐘已響，只好放棄。直到畢業，借書數目，寥寥可數。

培正畢業後，跟隨一班同學，約卅人之一，興高采烈，飄洋過海進「台大」。中區，書藏地下土庫。借書也是先看目錄號碼，填表交管理員。等待半小時，再回去查看是否找到。時間過久，找到的，收回，頗多限制。加以館內座位不足，辦公時間早七晚十。走

讀大學一早在外面排隊，等大門一開，無不爭先恐後衝上二樓，到空座位前把書包往桌上一放，然後才去上課或繼續溫習。我住在宿舍，除必須要去的早堂外，很難準時「爬起」。寧願到門外小食檔，飽餐一頓豆漿大餅油條。大學功課緊張繁重，活動增加，更沒有時間借書了。及到大學後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幸運地追尋到一份美滿的愛情，後來在香港組織了家庭。今天雖然滿頭白髮，但亦兒孫滿堂了。在這裡，特別感謝澳門培正、香港培正和台灣大學的教導，讓我有這樣美好的際遇！

2005年十一月三日。藉返港參加忠社金禧慶典之便，前往澳校一行，得蒙李校長茶會招待，並給報告二份。一「澳門培正中學過去五年工作匯報」。二「李祥立校長：多元智能自評在培正高三級進行——介紹與展望」。內容介紹澳校內外施政和其他各項活動，德智體群皆有顧及！當年在澳校，這些施政從未聽過。可惜忘記參觀其圖書館，以作比較，至堪懷念！

9/5/06洛城

46



# 遊約旦王國訪佩特拉古城

李君聰（誠社）

中東的約旦王國，位處戰亂地區夾縫中，東鄰伊拉克與西邊以色列的以列地，都是麻地。約旦一向維持中立，得自保。其國境細小，人口五百多萬，一半屬避難來此定居的巴勒斯坦人。約旦石油、天然資源、庫入多靠地區貿易、國際援助和旅遊收益等。

約旦於西曆紀元前後曾遭希臘與羅馬帝國入侵，是以境內之歷史文物及古建築等，很多都是希臘式及羅馬式的。首都安曼(Aman)於希臘佔領時代稱作費城(Philadelphia)。市內有古希臘神殿和羅馬露天劇場等名勝古蹟。

除安曼外，約旦的旅遊名勝相當多，像死海的東岸地帶(西岸今屬以色列)，安曼的南、北各有Madaba和Jerash古蹟，前者有希臘東正教古教堂，後者有希臘羅馬式的神殿群。而這些名勝中，當以在約旦南境沙漠山區中的佩特拉(Petra)古城最為引人入勝。

佩特拉在公元一世紀前後建立，當時的少數民族Nabataean人立國建都於此。這山區小城位處交通樞紐地帶，區內有水源，形勢險要，是當年南起近代葉門，北抵今大馬士革的駱駝商賈隊主要通道。在Nabataean極盛時期，此地人口有三萬多，居民在此設立關卡，徵收商隊過路費，供應補給品等。這民族善商賈，又具藝術天分，各類利用天然環境營建出來的神殿、輝煌墓洞，大型貿易市場等非常有特色。這些古建築在歷時兩千年後，多數仍能保持原貌。

公元一世紀，羅馬帝國入侵此地，併之入版圖。之後羅馬人更改了南北貿易路線，佩特拉自此開始衰落。拜占庭(東羅馬帝國·Byzantine Empire)年代，基督教開始傳入。公元七世紀時，拜占庭衰落，佩特拉逐漸被遺忘，頗盛一時的Nabataean人也消失於無形。

此後另一少數民族Bedouin人便陸續進入此區，他們在此畜牧，居住於古墓穴及天然或人造洞穴中。一直到1812年瑞士人J.L. Burckhardt到中东旅行探險時，發現了佩特拉這古城，其後他在歐洲刊物中描述了此地。19世紀下半期，歐洲人開始來此旅遊，各地考古學者、歷史者也來到此進行發掘和古蹟維修等工作。

到了近代的1985年，聯合國文教組宣布佩特拉地區為世界文化遺產地，約旦政府並下令仍居山穴和墓地中的Bedouin土人遷出這地區(但他們仍可於日間返回此地從事畜牧、經營販商、服務遊客等工作)。1993年，約旦劃定佩特拉為國家公園，在入口處設遊客中心(Visitor Center)，維修區內史蹟地和步行道等。入園收費分一天遊收費20約幣，仍保持原狀。

徒步這峽谷通道約半小時後，便抵達峽

谷末端，在這裡赫然瞥見寶庫這神奇山崖邊神殿的高大門面(Racade)。這在沙岩山上雕鑿出來淡玫瑰色的寶庫，高約40公尺，寬30公尺，門面有兩層，各有六石柱。石柱間石牆上刻有希臘和埃及的諸女神像(上層)和策馬者(下層)的浮雕。下層六石柱中間有敞開的大石門，內裡有一小殿，空蕩蕩的，全無壁畫或雕像等。

Indiana Jones的電影第三集《聖戰奇兵》(The Last Crusade)的片末就以這寶庫作背景。電影上寶庫內殿機關重重，之後又天崩地裂，這當然是虛構的，不過看過這電影的，不少人都要到這寶庫實地看看，包括我們夫婦二人，我們算是得償心願。

這個二千年前的建築為何而建？為誰而建？至今未有定論，有些學者認為可能係作敬祀先人或鬼神之用。至於被稱作「寶庫」，乃是19世紀時在這建築之內或之外會有寶物收藏所致。看過寶庫後，此處向西北的地勢豁然開朗，稱作Outer Siq。自此到佩特拉「市中心」有一公里之遙，沿途有古羅馬露天劇場(可容五千人)，舊穴居石洞，另無數二千年前Nabataean人的墓地。這些墓地的門面都似寶庫的形勢，但規模就小得多。

再步經羅馬式的露天石柱廊道(Colonnaded Avenue)後，便抵達今時之現代熱鬧市集，這裡有小型考古博物館、食肆、馬等。

我們市集內午餐後，在下午便按圖索驥，期望在這裡的西北登山去看另一大神殿門面「修道院」之地。結果租了二小驢(Gonkey)，每匹五美元，單程登山(我們選擇步行而下)，有驢夫隨行帶路。登山路徑長二公里，登高220公尺。騎驢登山時，剛值細雨紛紛，甚有陸游詩上「衣上征塵夾酒痕，遠遊無處不銷魂。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的況味。

騎小驢半小時後，便抵一山崗上平處。這平地北面山崖上，有一與寶庫相似的大神殿門面，也是建於二千年前。這整座門面建築稍大於寶庫，但石柱間石牆上並無任何雕像或裝飾，就及寶庫的華麗。其底層也開有石門，內裡亦是空空如也。

這建築前面有一大廣場，有學者便認為這整體是一舉行宗教儀式的場所。至於「修道院」(Monastery)這名稱也是個誤會，因為這裡的內殿牆上古時曾有一處十字架式的塗鴉刮畫，便認為這建築與基督教和修道有關(不過在七世紀期間，基督教曾傳入佩特拉地區)，是以稱作修道院，與寶庫的名稱一樣，一直被誤認並延用至今。

這裡遊人較寶庫等地少得多，我們在這處附近山崗漫步，看以前在此穴居人的洞穴等。之後便依原路步行下山(騎驢其實是很辛苦的)，又依舊路行經寶庫，再瀏覽一番，然後經遊客中心步出佩特拉，結束了這一天難忘的旅程。

(一)約旦幣dinar值1.50美元)，一天遊25約幣，三天遊30約幣。近年進入此地遊覽的遊客，平均每天有兩千人，一年達七十多萬人。

我們這次約旦遊時日不多，只能在佩特拉做一天的要點遊。當天一早，在遊覽過其遊客中心後，便開始步入國家公園範圍。在入口處，遊客可以僱馬車(容一至三人)單程到寶庫(Treasury)這主要名勝，收費30美元，或者亦可租馬匹自騎，每匹需10美元。

我們喜歡步行，走了0.8公里平坦步徑後，便抵達The Siq這峽谷的入口。Siq是一天然的窄縫峽谷(像美國猶他州的Slot Canyon)通道，迂迴長1.2公里。峽谷兩旁山壁平均高120公尺，谷低驛道始建自年代改良路面，寬處有6公尺，狹處只一公尺多，僅容一馬車通過。峽谷底部近路面處之兩旁，都有二千年前在崖石上刻鑿出的小形引水道，至今仍保持原狀。

這座門面，也是建於二千年前。這整座門面建築稍大於寶庫，但石柱間石牆上並無任何雕像或裝飾，就及寶庫的華麗。其底層也開有石門，內裡亦是空空如也。

這建築前面有一大廣場，有學者便認為這整體是一舉行宗教儀式的場所。至於「修道院」(Monastery)這名稱也是個誤會，因為這裡的內殿牆上古時曾有一處十字架式的塗鴉刮畫，便認為這建築與基督教和修道有關(不過在七世紀期間，基督教曾傳入佩特拉地區)，是以稱作修道院，與寶庫的名稱一樣，一直被誤認並延用至今。



## 畢業五十年有感

## 致書與在校之同學

梁廷煜瑩社

余憶童稚時，家嚴曾垂問：「你他日長大得為社會服務將事何職業。」我誠謹答曰：「行醫」。家父曰我號你為「細扁」，小扁鵲之謂也。（註一）一九五六年培正就將畢業，劉光昇主任問我道：「你畢業後有何打算。」我答：「學醫」。劉老師笑道：「在美國讀醫者，全是富貴之家，你家窮苦，培正學費全靠我為你幫助而取得助學金，家窮而想學醫者難，況醫學生全是學校成績優異者。而你在培正五年成績列於優良者只僅兩學期，想學醫者難之又難。若然你缺資上學，你可以留校為我之助教，因為林子豐學長和我要創立浸會大學，事務繁多，我需要你在小事上為我盡力。學生黯然答曰：我生逢抗日亂世，八載烽火歷經九年，百千里路雲和月，留得我心望家園，家園轉瞬花雖好，可惜又要別離，井於一九四九赴港，

自到港後我家無可寫字，無燈可以讀書。古人十年「窗」下苦，家窮何處尋「窗」下苦功？我尚未能有機會專心讀書也。又毅然曰天生我才，多年來對讀醫一事未能忘懷者，事必有因也，或有畏難而退，卑縮以就，劉老師答曰若然我主上帝喚召你讀醫者，想必有為可為，古人者尚於為相，從醫或從學，為相之道，必先勞心役人而待於人（註二），則富多於人，貴過於人，智者所望也。從學者，正禮樂，敦道德，說仁義，教廉恥，立典章，定制度，師表萬世，得天下之英才而育之，賢者之所期也，與今日基督教育有相同之處。夫醫者，行醫濟世，服務人群，使死者復生，盲者復明，跛者復行，乃後塵於我，基督教之行蹤也。你應好自為之。小子唯唯諾諾，謹記焉。

美之船費。來美後考得全費榮譽獎學金(Honor Scholarship)讀醫預科兼修化學及生物學，先後在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得學士位及密西里州大學(University of Missouri)醫學博士。畢業後來檀香山(Honolulu, Hawaii)行醫凡四十年，起初三十五年，每日早出晚歸，早晚治理三十多病症，餘時還教醫學生及實習醫生，多次到美國各地、北京、新會講學，愛人如己，以謝我主之幸也。

余僅為一布醫，在難中又難之境成學，專醫心臟科及內科凡四十年而無一錯失，此乃我人生自幼之夢想也，美夢成實，乃人生之大幸也。六十年父言密密在耳，學成以慰父心也，是以欣喜。劉光昇老師起初邀請我步彼後塵，從學，當我吐露心志後，劉老師反而鼓勵我出國求學，直至我出培正學校入機場而無悔言，

經年還指導我，愛主人，博古通今，明體達用，至力於學，是我良師益友也。培正良師頗多，均學富識充，意真情摯，入培正求學。特此序書以送留校同學鑑之。娶妻吳寶善已四十年有多。起初有一夏威夷大學教授請我代作地主之宜，招待一來自香港之音樂家，過境旅遊探親，是時桃花正盛，明月涼夜，在一夜總會初見，屋滿紅桃天滿目，座中淑女玉脂潔，凝眸相看心不亂，夜短心長難捨息，此後每日相見，一日一日復一日，回港之機票再一延期，一個月後寶善回信向香港學校退職，六個月後留美結婚至今。寶善在港英文中學畢業後入英皇音樂院(Royal College of Music, London)畢業之鋼琴家，回港後教中學音樂及鋼琴，寶善為香港名西醫吳天放之二女，我常常笑言曰：「天放之女實為仙女也」。與「至善至正」之學生（註三）瑞乎。吳醫生亦是香港有名之詞人，寫作繁多，以前在香港華僑日報每星期均有寫作登出。外父甚為欣喜，因為我識中

文，能用毛筆寫家書也，實為培正中文學校之賜。有一子梁永明，為電腦專家。婚後十年時，父親親筆劃一竹林寄來美以示其筆法雄秀有力，加以鼓勵我應該為人清高。外父又在畫上加一詩以賀之，詩曰：

一林修竹在溪隅，日暮天寒翠袖扶。泉石盤旋中總種，臨流可奈影清瘦。語間示意送愛女來美為我之賢內助以翠袖扶持我，夫婦盤旋互助就有如處於仙境清癯（註四）。我收到此大禮欣喜甚。回信暖父心志，有一「寶女下凡（天放之女也）」清癯中一之句，聽說外父笑然曰：「詩寫得還未爐火純青，尚需多學習，可喜我女能鼓勵女婿心志努力，婚後如入仙境者，實一快事也。」廿年前我在Waialae, Kakaala半山區大廈剛成，劉光昇老師夫婦專程來賀，房屋有四千五百呎，座於一萬二千呎地，背山面海，有魚池，海闊達遠，莫窺其隙，欄外哥夫球場一片綠，山下青水自長流。台外沙灘一曰「然Waialae Beach，日落輝煌，海邊高樓大廈，屹然卓立。晚上燈色爭輝，

美哉煥然，有時憑欄西望，遙想香港之海上明珠，常令我想起培正，劉老師曾言曰：「浸會大學副校長Dr. M. Anderson的學生學校為他建屋居住，我的學生竟能自己建造新屋，儒子可教也。」

抗日時我離港失學兩年，一九四九年回港失學兩年，培正畢業後缺資上學，就職母校兩年，五年前我數年紀有加，本想退休，我再想，窮苦成學不易，實難放棄。經本地人士諸多鼓勵後，我決定繼續行醫，每日工作兩小時，工餘與妻寶善散步、旅行、打球、做菜、音樂、讀外父遺下之古典文學為樂。

離校五十年，問我有何勸告我今日培正之小同學？

（一）切記勿爽口快言，或在同學錄上寫無賴之言，損人而不利己。咸口出無賴之言者，實無賴自己也。培正賜我有加：第一，師友教我信、望、愛，使我受益不淺。第二，培正中能有機會讀書以至今日助教之職，培正幸矣。我對培正及香港浸會大學多有供獻，但此職能令我儲蓄得來美之船費，實為萬幸。培正多君子，然君子亦有快言之錯，致受者惘然隱忍多年，實非君子之朋友之義也。我在培正為助教時，有人指我依靠教會，及有更難聽之言。既志者不飲盜源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註五）。出身窮困者深憾語言之可畏也，是以我決心遠離教會之學校，考入歷為美國十大名校之一之華盛頓大學。華盛頓大學一向只收中學前十名之優等生，或有特別成就之學生，教授中大半是名學者或兼有諾貝爾獎金者，多不勝數。在校時有一名教授Dr. Rig Levi-Montalcini，學生凡多，但學生中第一第二名最高分之學生就是她唯一之兩個亞洲人，一個中國人，一個日本人。學餘，多時向我解釋實習研究工作，可惜我當時重於職業，輕於研究。我等離校後，她研究工作贏得諾貝爾醫學獎金。密西里州只有三間大學俱有醫學院，醫預科成績優異者始有機會考入醫學院，當時每醫學院均有二三千多學生，每校每年只收約九十人，我幸運全考中三間醫學院，是專心讀書，不畏困難之至。我等應以服務社會為榮。在教會學校



出自春秋  
(註五)

清癯以形容仙境之山  
癯(司馬相如傳)

(註四)

培正校訓「至善至  
正」

(註三)

出自：「或勞心或  
勞力者役於人，役  
於人者侍人，役人者侍  
於人。」

扁鵲(史記扁鵲  
傳贊)。秦桓公派其  
學生醫好晉景公主絕  
症。

(註二)

耶穌說：「我就  
是智慧、真理、生  
命。」

(三)夫貴相或布  
醫，均職任之所在。  
成敗、貴賤、大小，  
均無分彼此。抱基督  
的愛，愛人如己，服  
務人群，則必有供獻  
於世，是為大焉。

(二)

要多祈禱，  
對主有信心。應以主  
基督之智為世人之  
業。神之喚召Callings  
與奢侈之望大有分  
別，有主之祝福，猶  
飛鴻之有翼，能成沖  
天之志，能成難之又  
難之事業。

(一)

無絕人之路也。  
望、與愛，好可能天  
以思遠，只要有信心  
人居幽以志廣，形愁  
可能為人生之幸，使  
之徒也，窮苦有時亦  
出力者，未必是亡路



攝於北京醫學院醫學研究所。父言六十年後，「細扁」梁廷煜醫生與背後「扁鵲」神醫像，研究院主持西醫，王大教授，病理學專家，及其背後華陀醫師像同影。(白衣者王教授)



梁永明與其母親

幾位。剛社  
同學除了本  
人外，還有  
劉靜源、蘇  
文星、胡基  
正、施一粟  
幾位。比賽  
場地在拔萃  
學校。比賽

的朗誦隊成  
員包括昇社  
的吳森鑫和  
寇懷誠、寇  
懷信、昆仲、  
還有尹嘉  
樞、黃鳴浩  
幾位。剛社  
同學除了本  
人外，還有  
劉靜源、蘇  
文星、胡基  
正、施一粟  
幾位。比賽  
場地在拔萃  
學校。比賽

### 培正的國語朗誦隊

吳森鑫(剛社71)

植是文章  
的曹的

筆者遵從林英  
豪校長的囑咐，  
寫篇短文敘述  
六、七十年代港  
校「國語朗誦隊  
的活動」。時光  
流逝，三、四十  
前的事，單憑記憶  
所及，寫來錯誤難  
免，盼讀者指正。  
港校首次參加  
「校際音樂節國  
語朗誦比賽」是  
在一九六七年，由  
國文科主任周公諒  
老師，和國語發音  
純正、文學修養甚  
深的王濼心老師指  
導。我們參加了男  
子團體組比賽，朗

當天，我們這隊發音準  
確、音調雄壯，是全場  
最引人注目的一隊。但  
是評判員謂朗誦時宜有  
悲傷之情，可是我隊朗  
誦時聲調雄壯，因而屈  
居亞軍。  
一九六八年我們開始  
參加個人組國語朗誦比  
賽項目。謙社的張美娟  
同學甫出師即告大捷，  
以悠美的聲調和準確的  
發音，加以傳神的表  
情，以極高的分數奪得  
女子高級組詩詞朗誦冠  
軍。當年也是我個人首  
次上台比賽，得了男子  
組亞軍。次年我升讀中  
四時再參加比賽，即獲

得了冠軍。當時張美娟  
同學參加兩項比賽均獲  
得冠軍。翌年我們沒有  
參加比賽。一九七一年  
我讀中六時，校方又派  
多位同學參加男、女子  
組比賽，我獲得男子高  
級組詩詞朗誦冠軍，弟  
妹班的黃杏秀、黃秀娟  
又分別獲得兩項女子組  
冠軍，曾慶瑜同學亦獲  
取季軍。另外，我們又  
得到團體組冠軍，可謂  
碩果豐收。我畢業後赴  
美升學，接着幾年我們  
朗誦隊參與比賽，成績  
更為輝煌。可惜當時我  
已離港，未能再報導當  
年盛況，至為抱歉。

當年國語(普通話)  
在香港並不流行，用國  
語授課的學校只有幾  
所而已。培正以粵語授  
課，朗誦隊首次參加比  
賽便獲得輝煌成績，王  
濼心老師之苦心教導自  
是主因。那時我們下課  
後到王老師府上，亦蒙  
王老師夫婦孫先生協同  
訓練指導詩詞方面的技  
巧，我們亦非常感謝。  
而校方李孟標校長、周  
公諒老師、林英豪與陳  
啟潛主任及授課老師們  
的大力支持，當然不在  
話下了。  
(轉載巨藩市培正同  
學會第六十一期通訊)

我生八十才開始  
九十年齡何足奇  
我且率先冲百歲  
諸君勇邁莫遲疑

馬明璋先生賦詠  
黃永恆書錄二〇〇五年春